

漢書門類			
四	二	九	〇
六	九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二	七	四	〇
二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290
冊數	6	(5)
函號	274	17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左傳鈔評卷九

明魏郡吏部考功司員外穆文熙批輯

南太僕寺卿石星校閱

長洲知縣劉懷恕刊刺

金陵書林周曰校重鐫

鄭伯克叔段穎考叔錫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生莊公及

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

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左

孫應麟曰此章始序莊段共生而姜惡莊愛段繼序祭仲呂封之諫而莊皆不

聽蓋以必除
為心故養成
其惡其曰姜
氏欲之豈人
子之言也曰
不跪不義豈
人兄之言也
不有賴封人
之諫則天常
發矣
大即太
江道昆曰此
善叙事能品
其巖邑滋蔓
貳於已字法
無生民心其
誰曰不然句
法

新式燕曰莊
公之遇叔段
其人倫之不
華乎方其毋
命請制一違
已甚也敢復
違京乎心知
其不可而重
違母命故欲
俟其既發而
後圖之茲其
心豈得已乎
呂氏乃謂故
授段以巨邑
釀成其惡求
殺之以重罪
莊公甲爾則
周公之誅管

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燕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魏叔東魏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請京使居魏叔死焉他邑唯命

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今熒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

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路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於已貳鄭邊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子公

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

心叔久不除則舉國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

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前兩屬者今皆至于廩延廩

鄭邑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公曰不

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大叔

完聚完城部繕甲兵具卒乘步曰乘將襲鄭夫人將

啟之啟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

蔡乃亦其醜成而石磻殺于尤當罪其失教也况不義如段即不封之京亦當有變非莊殺段則必殺莊處必不可兩全之地而為不得已之謀其心不可原哉余獨謂之不幸矣胡氏曰鄭公志殺其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為

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

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

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

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遂寘姜氏于城城賴鄭地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

賴谷封人封人典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

問之對曰小人有安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

美請以遺之食而不毀羹公曰爾有毋遺緊我獨無

仁國之計得緊語助緊鳥兮反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也然身沒未緊鳥兮反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賦賦詩也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

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

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鄭敗我師

此我侵鄭鄭伯禦之患我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稷文熙曰子突深知虜情

突深知虜情

今日禦莊虜之法當依此行之即兵法所謂奇兵也

呂氏曰考叔以言面莊公之心同可嘉美伐許之從

反爭一車而死於子都之射能舍肉而不能舍車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何其孝匱而類有所不能錫也穆文熙曰援旗而呼此謂无聲韓信令軍人拔趙幟挿漢幟以惑乱趙人之心竟以取勝即此意也

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君為三覆以

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

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聃逐之祝聃鄭大夫秉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

聃聃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秉戎師殪死

也音忠秉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鄭伯伐許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

孫開與潁考叔爭車孫開鄭大夫潁考叔挾輶以

走輶車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及大逵弗及子

都怒九道方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

許傳于許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螿弧

亡旗名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墜而死瑕叔盈又以螿弧

登瑕叔盈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鄭師

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三

引過之言愴然動人

新鄭舊鄭

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寘，之鼓反。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

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敗息師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竟，音境。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洛反。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不徵，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韙也。鬼友喪息，浪反。

汪道昆曰：議論具此，違言字法，犯五不韙。

五不韙

鄭太子忽辭昏於齊

此我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我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

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餼生曰

汪道昆曰辭令具品受室師昏字法句法

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即

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

太子忽齊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

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

為謀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

呂氏曰人皆答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

姜則彭生之他女

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

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鄭昭公之敗此我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昭公鄭太子忽也

祭仲曰時仲從忽救齊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亶子儀皆內寵之子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

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宋大夫也厲雍氏宗有寵於宋有寵於宋皆宋人

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

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宋大夫也厲雍氏宗有寵於宋有寵於宋皆宋人

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昭公以嫡子也祭仲已正

故出而忽可立突故以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久盟以厲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不損人以行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

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

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鄭世子忽昭復歸於

為一言至
戒

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亶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

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公子亶昭

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為惡也

齊侯殺子亶及高渠彌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子亶會

高渠彌相。不知齊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

穆文熙曰鄭伯用渠彌而昭公諫之昭公既立當坐除之可也何故遂巡不果自取弑奪乎古謂當斷不

快人心
齊侯此舉大

彌車裂曰輓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

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

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知音智

鄭厲公復國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音歷及大陵獲傅

瑕大陵鄭地傳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

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

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妖由人興也繻音人無釁焉妖不自

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

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已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

父圖之上大夫妻也伯父謂且寡人出伯氏無裏言

無納我入又不念寡人附已寡人憾臣對曰先君桓

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祧宗

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

身專鄭而瑕

汪道昆曰辭
今能品裏言
典司字法句
法

稷文熙曰傳
取之謀大類
祭仲然仲終
身專鄭而瑕

稷少平

此見殺則弒
逆亦有幸不
幸也原繁守
止不狗得死
所矣

汪道昆曰具
品反已下乃
字決予取求
多句法

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

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

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猶有

四人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鄭殺申侯以說於齊文公太子

五年陳轅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四年會齊

于召陵申侯既與濤塗議齊師歸不出於陳故勸之

城其賜邑即虎牢齊以申侯忠所賜者曰美城之

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

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

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諛有之曰

心則不兢何憚於病兢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

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

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濤塗

諧在五年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

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援之熙曰楚
子既知申侯
之惡乃多予
之以重其惡
又令之以適
大國以真

免惡得取敗
君臣俱矣矣
呂氏曰楚文
之變申侯也
猶明皇之變
林甫也文子
不知而追誦
其明亦惑矣

蘇氏曰管仲
相桓公辭子
華感德之事
也齊可以王
矣恨其不學
直使家有三
歸國有六嬖
之禍故孔子

穆文熙曰仲
言主於禮信
謂會而列女
何以示後其
言種合道
可以垂訓桓
公納之宜其
主明哉
汪道昆曰議
論妙品綏之
以德以下章
法句法

小之

從我取從我求我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
望責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
焉政狹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
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管子不循子華之姦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

共音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

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

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復亡之不暇豈敢不

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鄭有辭矣

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

列女子華用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

位位在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君盟替矣替廢作而不

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三良

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十六年。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

鄭伯誘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殺子華故。好聚鵠冠。鵠。翠鳥也。鄭伯

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

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

臧之謂矣。

子臧之服。但宜論其非法。不必論其稱否也。呂氏曰。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鵠冠為鄭伯。少殺怒在人。

鄭燭之武退秦師

穆公。子蘭。文公。子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

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中牟。縣南。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

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

得

而不冠也

嗚呼子臧附

子華之邪終

不能免其禍

亦可畏哉

汪道昆曰辭

今妙品若亡

鄭以下章法

句法鄙遠字

法

穆文熙曰古

今破同事之

國多用此說

越國鄙遠亡

下。縋。大為反。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

鄭陪隣乃為至理人安得不聽之乎

孫應鰲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戍也

夷太子夷也

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宛而有理中不有之威所以

左傳金詩卷六

十一

黃

鄭以為秦邊邑馬用亡鄭以陪隣陪益隣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李行

使人如字舍音捨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

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

鄭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

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

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救之不仁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吾其還也

亦去之 鄭子家以書貽趙宣子

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

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以陳蔡之密邇

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在位之中

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

三臣相及於絳絳歸生自謂也雖我小國則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三子以平矣

一

晉人屈服辭之不可已也如是汪道竟曰小國之事大國以下章法句法

穆文熙曰凡事不可先談君父之前尤不宜戲如子

公子家者可鑒也

歸生本無意作難以子公脅從之乃蒙首惡之名故傳以為權之不足也

加鳥。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

者。又曰：鹿死不擇音。音作蔭，古字聲。蔭於鳩反。小國之事大國

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

險，急何能擇。鉞疾走貌。言急則欲蔭於命之罔極。

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救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

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儵直留反。

公子宋子家弒其君夷。靈公穆公子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鼃音元。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

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

音嗣。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

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

惟書君名而稱臣，臣之罪也。書弒者，鄭人立子良。穆公稱國以弒。

去疾，即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即

三子少平卷九

襄公靈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以公而舍子良。以其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楚子圍鄭子良出質。襄公子堅靈公庶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示服為臣

僕曰孤不天。不為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

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若惠有

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其俘諸江南以下章法夷於九縣字法

服而令之威德蓋著即三代之師曷以加此若晉師救鄭輕挑強楚激成此戰以至敗績此又天所以成楚也與

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

比願得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乎。退一舍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

不言貶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子產童子所見即加人一喜

等可不謂賢乎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楚子囊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未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而河清不可待民急矣。姑從楚。以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

界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

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

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今

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親

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如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謂四軍

中下新軍也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

舍之。聞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

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干自靖。楚

子產之言果驗

江氏曰。議論能品完守以法

老楚句法字

時悼公即位方偷伯業

析文熙曰。子展謂完守老

楚杖信待晉
二語於理勢
俱為精當
駟之言暫救
極禍不思晉
難卒之晉楚
皆失可恨

左傳金言卷之十一

楚駢也受其咎駢子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曰君命敕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

蔡人不從敕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敕賦索盡以討

于蔡獲司馬燹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

于蔡補舉焚我郊保部外曰郊馮陵我城部馮迫也

米敕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

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

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計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

君介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東汜令

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

成與晉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盟

而還師以救楚人救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與諸侯

汪氏曰叙事
議論融品令
於諸侯以下
章法
孫鼎鰲曰灼
見事体三分
四軍殊畫駕
駟之道

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而不與楚戰楚師逐得制勝之道矣

左傳金言卷九 十六

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冬一動而楚三來

故曰猶愈於戰軍聚暴骨以逞言爭當以謀不可不可以爭

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

當從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

于戲鄭服也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騑公子發

公子嘉子嘉孔公孫輒子輒公孫薑子薑公孫舍之子舍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

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晉命是聽而武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遠盟公子騑

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

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

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也墊猶委頓底至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

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如亦

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要誓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

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耶何必

稊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屈在鄭故有戲之盟而公于駟董乃欲唯禮與疆是禮從之則其從則難鄭人於是為無信天

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請焚書

子駟子國子耳俱簡公子同執政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穆文熙曰點車止獲侵田

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四

其不至殺身獲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汝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

不已未必皆殺之者之罪也

烏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

子孔知難而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嬰許其反本作熙於是

不告雖得暫免後以為政

子馬當國攝君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

之專鄭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殺之而

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

禍愈慘矣小人偉免何益哉

鄭伯以如此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

又曰子產舍

西聞盜不做而出子西公孫子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

安國定難終知政也

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

汪道昆曰子西聞盜以下章法

為門者置守門庀群司具眾官二閉府庫慎閉藏完

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人千二百七十五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

齊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

子將代父當。不得與朝政。受執政之法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

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

偽。子產請焚書。為。反。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

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

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

政。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

師慧以無人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乘。百六

與師。茂師慧。樂師也。茂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

質音。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鄭人

醢之。三人也。三之堵女父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

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茂音伐

江道昆曰叙
事妙品良司
句字法

穆文熙曰師
慧過朝將私
激宋人替
而滑稽優孟

之流也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勝必無人焉故也

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能改過

公孫黑肱歸邑於公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以

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豚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

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

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宛射犬御張骼輔躒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

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

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

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

部婁小阜松栢太木

汪氏曰敘事能品

公孫黑肱可謂知道君子其懲於執政之見於乎

穆文熙曰兵法軍慎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張輔二子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以大國而凌小國之人宜射犬有以左之也二子踞琴臨敵何得有此間暇母亦傳之者或過與

論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路輔張

部蒲口反。婁路口反。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

皆乘乘車。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

琴。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曹於

橐而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挾音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咲曰

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子產獻捷於晉

江氏曰辭令妙品

鄭子產獻捷于晉。而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

朝。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

公鮑卒於是。陳亂。蔡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

代。桓公弟殺太子免。而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

人奉戴厲公。奉戴猶。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

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潘

流移失所。陳夏徵舒殺靈公。靈公。今陳忘周之大德

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

孫應鑿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陵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圻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童故措武。

子產

宣公

大姬周之配
胡公著

首序鄭之有
功於陳而陳
昔之見征伐
有名未序文
公城濮之命
見我服有自

億逞德度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未獲

成命陳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救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天誘

其衷啓敕邑心啟開也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

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

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城濮之役文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士莊伯不能詰莊

伯士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西復

伐陳陳及鄭年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志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成也誰知其志言之無

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

功慎辭哉桓機之發

然明子產論政

二事少平六

穆文熙曰然明視民如子之說人則知之而不見不仁者誅之則未必知蓋必不仁去而後可以成其仁他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

賞前年入陳之功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矣

子產辭邑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車之摠名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賜子請之於王

汪氏曰具品

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又次良霄又次子產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與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三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

鄭七子賦詩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

汪氏曰辭令議論能品子展賦詩以下章法

子展

伯有

子西

子產

子大叔

傳金言

言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當之子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

無良我以為兄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刺其君淫亂義取人之

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篲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

里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

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為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

詩小雅義取既見趙孟曰武請受甘芳平章卒章曰心

趙不謂矣中心歲之何日忘之子大賦野有蔓草野

印段

公孫段

蔓草詩鄭風取其避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

孟受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好樂無荒良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公孫段

賦采芣采芣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為往此采芣詩卒章趙孟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

榮其能以乎幸而後亡先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

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文子曰其餘

少正考父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子產舍不為壇

鏡文熙曰大為壇小不為壇未有故事特用權辭以安外僣之心也欲以犯強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

楚可且所以曰弱事人安用責以苛禮子產其善相小國哉

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懈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子皮餼粟以得民。子皮子展子

鄭子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汪氏曰議論
能品樂氏加
焉句法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
斛四斗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
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宋
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施而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
國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降升
隨宋盛衰

裨諶知子產為政

禮文鹿曰伯
有子皙之怨
始此然世為
行人而難
咎在子皙伯
有之惡別自
有在不必以
此並論也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如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
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
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
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
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為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
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
位班次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除之奪伯有
應知政

孫應鰲曰季
札謂子產鄭
之執政修難
將至矣政必
及子產此果
驗

愧喪其精神為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不然將亡矣

子產論駟良必敗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

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知矣乎對

曰伯有侈而懷懷狠也懷皮子皙好在人上莫能

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

出奔傳

子產知陳將亡

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

政不由以介於大國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昭為

八年楚滅陳傳

伯有子皙之變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朝至未

已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

穆文熙曰伯有耽嗜於酒息廢朝政醉而見逐醒而

後知此不足
數為人也羊
肆之變其宜
有哉

言欲推伯有
之亡固子皙
之存

不為黨不與
謀處群惡之
中不超然自
見子產之知

亦不必能止
下駟哉

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然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生。

特。又。汰。侈。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子。產。曰。豈

為我徒。徒。黨。也。言。不。良。為。黨。姑。成。吾。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

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

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為。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

癸。卯。子。石。入。印。石。段。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於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

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瀆。音。

豆。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姪。

皆。召。子。產。有。俱。召。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祿。之。枕。之。股

而。哭。之。歛。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及。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卷之九

九

為有禮

子皮授政子產

鄭子皮授子產政。以伯有死子皮知政之辭曰國小而偏

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

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治政能事太國乃寬。大為

所恤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子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子

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後和安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

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

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

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休。畏其作亂故寵之

子產毀晉垣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

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

得應釐曰孟
子論為政先
巨室子產此
舉非過也又
子皮虎帥以
聽之言可以
為人臣忘已
月入者之法

魏文熙曰伯
石讓不由衷
其終為變所
以子產惡之

汪道昆曰辭
亦妙品又不
獲聞命以下
章法

為士文伯讓之曰救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

斥見言其多。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

閭。閭戶旦反。閭也。里門曰閭。閭獲耕反。衡門謂之閭。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

盜。無令客使憂寇。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

何以救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葺覆也。以待賓客

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囚請命。請問毀垣之

文伯名也。對曰以救邑。編小介於大國。介間誅求

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救賦。以來會時事。時

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久不獲聞命。不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間其暴露

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嘉以重救邑之罪。僑聞文

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生名文。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憂

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庭門

之內迫迫又有牆垣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

時無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

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救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若獲薦幣

薦進脩垣而行行去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也反命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不

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謂詩人知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過鄭印

段廷勞于斐林斐芳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

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乃其所謂有

三傳少平卷九

三十一

穆文熙曰子產從政以下非文子之言乃其所謂有

禮者史氏演之成文耳
孫應麟曰馬
問子以下見
各人之能斷
國將有諸侯
之事以下見
子產之擇能
而使也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
謀也得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
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此宮文子所
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
明北宮文子之言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不毀鄉
校以善惡為
師即聖人之
言曷加故孔
子以為仁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
即作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
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
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
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

禮記卷九
三十二

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

子皮子產論政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大夫子產曰：必未知可否。尹何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

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穆文熙曰古
今用人之病
多坐此所以
人多迴舉世
鮮良吏皆其
操刀而自傷
者也子產之
言其可為焉
世法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操所追及。厭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之重
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

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

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吾

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請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採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

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

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乘繩證反。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

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子皙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

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

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皆同。畏君之威，聽其

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馬，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

人。○長丁。丈。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

更養如字。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產此段殊為
倫頗蓋子南
固奸國紀然
子皆欲奪人
所有之妻獨
非于紀乎二
人歌罪惟均
而獨放子南
其後謀作亂

責此馬基之
所幸子產猶
能終除之耳

鄭有大叔所
以子產能行
其志

穆文熙曰子
哲之惡甚於
子南兵見之
罪記於傳妻
子產乃逐子

南而不逐子
哲者蓋以子
哲罪重不止
於逐又不容
於並逐故欲
俟其再發而
大為討除之
也
黑不病子產
不能去故乘
其病而乘之
以至蓋聞不
容髮之勢也
除惡自有機
也
董隧直名鄭
盟子楚於此
而子哲強入
之
除此大懟不
勞餘力非有
絕人之才者

石像錄言卷九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

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于產咨於大叔。大

游楚之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亢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難乃旦反。蔡夫豈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子產誅子哲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傷

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子產在郟。聞之。懼弗及

乘遽而至。遽傳中。戀反。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亂。以

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謂爭徐吾董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

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為楮師。印子哲之子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

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孰能之何言
僑之才不勝
德乎

寇將至。七月壬寅。繆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

罪於木以
加尸上

晉侯賜伯石以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

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

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南郡。以胙乃舊勲。伯

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

石之法也。汰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

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國人

鄭子產作丘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國人

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蠱尾。謂子產重

姓。○蠱。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子產自以為權制。無愆。吾不遷

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平聲。君子作法

於涼。其救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救將若之何。言不可

穉文熙曰。伯石明辭帥而暗復請之。偽詐不情。子產之所惡也。茲其為禮亦必偽詐以欺吾人耳。

穉文熙曰。鄭國微弱。非丘賦不足以強之。群言滄亂。又不可因。誘而遽止。子產之見可謂卓然。若渾罕之論。則經常可久之道矣。

撰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來叔何之識豈其見不及此哉鄭之公族仍汰民心有於鬪亂苟不申之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而當鄭之亂也夫

子產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子產書

詒遺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今則已

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

端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

湯之法言不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三

能議事以制能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誨在襄三十年立謗政賦作丘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

末代之將以靖氏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曰

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又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

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徵滋豐賄賂竝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喻小事亂徵滋豐賄賂竝行必多制法數改其

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僑不才不能及

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歲戒為惠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檉文熙曰大凡非分之獲決當力辭之蓋與其人奪寧自辱也子產辭田之論其知義哉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夫音扶。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救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救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

州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平邑以賜樂大心。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八月。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立公。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

公孫洩。孫應整曰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

於良止也一
遠事皆

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厲孔不為

復立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

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從政有所反之。鬼故立之恐惑

以取媚也。或當及道以求媚於民不信不信。說而後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魄形

既生魄。陽曰魂。氣神用物精多則魂強強。物權是以

有精爽。至於神明。奕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猶能

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况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曹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殺邑之卿。從政三

世矣。鄭雖無腆。厚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鬼所

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

鄭罕虎入晉葬平公

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

百兩。車載幣用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行

必盡用之。將不得見新君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

音紀。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

移之熙曰嘉
服喪服數語
樹酌允當千
古莫易非叔
向莫能言非
子產莫能知
卒虎白謂不
足可謂服善

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禮送葬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哀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也

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

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足書曰欲敗

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

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勝音升

子產不毀游氏之廟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為于偽反及游氏之廟游氏

子大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廟用毀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

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

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

家毀之則朝而崩崩下棺反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

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以留賓子產曰諸侯

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

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

穆文熙曰大
叔教除徒數
語委婉動人
既不廢命又
不毀廟可謂
極善處事若
此胡有差誤

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子產爭貢賦之次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同稱及盟子產爭承承貢

賦之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

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

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

侯之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

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小國

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賦無極亡

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

也易反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貳不壹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

鄭伯享韓宣子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

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孫執政禦

之執政掌位列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

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

文照曰子產

大體不然貢賦無極亡可

立待雖不討其能為國乎

大叔子產之見於是優劣矣

孔張冒殊遂巡之狀殊可想見

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國而無禮

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

不衷。衷當也。仲反。出令之不信。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

使命之不聽。上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罪及而弗知。僑之

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棄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

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使所吏反。在位數世。世守其

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

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子寧以他規我

禮文熙曰執政之於群僚猶大將之於偏裨也偏裨夫伍在將子產之辭雖辨而孔張之責終亦不能盡解也

也。規正

子產拒宣子買環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即韓起。王環同。宣子謁

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諛人

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

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謂立於上，謂位也。

此言韓起不當求環，起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以此言鄭所不與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復不

成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矣，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執政不以為義

而與之，不敢復請。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

東遷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序相比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凶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以好會之事，辱臨於鄭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

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

不文熙曰：子立初言大國之人使於小國，不可盡獲其求，其見甚卓。及韓子買玉於商人而乃要之曰：子得玉而失諸侯，固不與之。夫玉屬於商，何與於國？買王於商，諸侯何得而遂叛之？僑之言過矣。韓子聞言，即止其君子哉。

三傳少平卷一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曰三

事僑若獻王。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王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

子產授兵備災

鄭火。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鄭與晉和而授

兵似若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

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小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

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然勁忿貌。將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火災授兵自是正策然晉人亦不能不

救邑之災。君之憂也。救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

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救邑不利也。荐重也。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

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既

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子產授政大叔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也。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

穆文熙曰。為政之道。不必於猛。亦不必於寬。引綱而木。自正。控勒而馬。自閑。法儒王良。何啻一容心哉。子

產矯寬以猛
大叔矯猛以
寬切之未協
於道不有仲
尼孰為用中
之論哉胡氏
宋儒之論也
亦為附之

胡氏曰政寬
民慢數句非
孔子之言豈
有仁人為政
先致慢殘之
弊又從而濟
之乎

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如字。大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

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糾猶猛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

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玉。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

和也。通聚也。通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在由反。又子由反。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子大叔九言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

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

也。○復反。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九言佳甚，所以可思。

左傳鈔評卷十

齊

連稱管至父弒襄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

丘縣西有地名葵丘稱尺證反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

至期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

仲年期音基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

適適丁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曰捷吾以女

稷文熙曰庶子匹敵猶且不可况兄弟之子乎僖公寤無知過分宜其致亂

齊

為夫人。捷克也。宣無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

於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

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

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

也。隊，直類反。喪，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

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

詐欲助賊。御，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

於階下。石之紛如，齊遂入，殺孟陽於牀。孟陽亦小臣

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蔣，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秋，師及齊師

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歸。戎路，兵車

○乘繩。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二子公御也。以

避，是以皆止。止，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

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甘心，言欲快。乃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稅，土活

殺梁子曰十
室之邑可以
逃難百室之
邑可以隱死
以千乘之魯
而不能存子

御禦也
又云徒人費
不以受鞭含
怨反為致死
孟陽居牀代
公是殺皆可
去也

二傳少平

齊

糾以公為病矣

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仲音弓使相可也公從之相息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弃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

惡相恤之謂也同恤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桓公下拜受胙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孫應麟曰天子優臣諸侯

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羞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羞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而不從一則不命而自請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登受於堂上胙

管仲辭上卿禮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

救周伐戎故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

與周晉不和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有天子之二守固高在句法

三傳少平卷十一

齊

三

齊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命為齊守臣皆上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陪臣敢辭。諸侯

之臣曰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

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

者管仲位卑而執齊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

政故欲以職尊之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桓公五子爭立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

少衛姬生惠公。元公子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嬴生昭公。

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

戶化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

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亦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而立公子

無虧。

後文熙曰桓公伯首而身後之亂乃若此蓋緣管仲先死耳良臣所係豈淺哉

丙歆閻職謀弒懿公

宋納孝公昭公弒之商人弒昭公之子舍而自立為懿公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丙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剛之謂掘尸以剛之也而使歆僕僕御也納

閻職之妻而使職駢乘駢乘陪夏五月公游於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二人浴於池歆以扑扶職扑籬也扶擊也

扑普卜反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

傷職曰與剛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剛乃

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

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慶克慶封之父齊大夫也通於聲孟子齊靈公之母與婦人蒙衣

乘輦而入閻蒙衣慶克蒙婦人衣也官鮑牽見之以

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魯孫謚莊武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不得會夫人也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時會伐鄭高無咎齊大夫

與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以君將至故閉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武子知

之誣高鮑閉門為謀立以陷三臣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

穆文熙曰慶克淫亂鮑子惡之國子殺之皆足快人然鮑子輕泄其机身被刑國子據穀以叛自干顯戮皆其處變之無術者矣

無咎奔莒高弱子無咎以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

立之也先時奔在魯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

猶能衛其足居亂國不能知幾以免禍齊侯使崔

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

圍鄭是月有圍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

叛疾克淫亂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

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勝國待命於清齊欲討國佐故

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士華免

夫齊大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勝弱之子慶封為大夫慶

佐為司寇封佐皆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

罪不及不祀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姬魯姓顏者懿其姪驪

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曰姪蓋懿姬之媵驪亦諸

子妾之號管子所謂仲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

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國立長乃常禮今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

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侯太子居使

高厚傳牙以為太子。厚高固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使微服疾病而立之。疾加曰病崔杼因

為太子。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太子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時晉有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陳完之見崔杼曰

將如君何？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

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不得其死。君伐盟主而已欲弑君是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况以惡乎？行義過君尚自裁抑不自勝况以惡

杞梁之妻辭齊侯郊弔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晉之登太行，張

武軍於熒庭。晉地戍郟，邵封少水。封晉尸於少以報平

穆文熙曰：靈公廢太子光而之牙高厚不能強諫而為之輔，故崔杼殺之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今能品

齊

陰之役。平陰役在十年見魯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

於雍榆禮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音且

地且莒傷股而退。門日將復戰，期於壽舒。莒地杞殖、華還

音載甲夜入，且于之隧。莒之隘地宿於莒郊。杞殖即杞梁

皆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邑莒子重賂之，使

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

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

伐之，獲杞梁。殺而獲其尸，凡大夫莒人行成。懼故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

辱命焉？言若有罪則不必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言若無罪則弔當在室，喪位不當在郊外也

崔杼弑君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於

晉。孟公綽曰：魯大，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異於

他日，齊師徒歸。卒無所得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

也。棠公，齊桓公之後，邑於棠。東郭偃，臣崔杼為崔子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

也。解死無死戰也。

棠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妻而美之。使偃取之。使

為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九世祖臣出自

桓。齊桓公偃遠祖不可。皆同崔杼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

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坎為中男。夫之象。變為巽。是從風。風能隕落。且其繇曰。困六三。困

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娶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也如崔氏。以

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

乎。言人皆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

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間隙也公鞭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薑為且于之役。故莒

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

問崔子。遂從姜氏。即東郭姜氏。偃之姊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

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與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

自刃於廟。弗許。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

宮。陪臣干。擗。有淫者。不知二命。擗。夜警備也。如刀斗之類。言杼疾不能聽

命。擗。夜。以近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杼以公踰墻。

于胡旦反。擗。側。初。反。

穆文熙曰。莊公淫亂。取殺。

三傳少平卷十

死不足惜然
所養嬖臣十
餘人一時同
為致死亦是
奇事若使國
士而得一人
焉豈處至是
哉故養士者
不可不知

汪道昆曰讓
論神品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而師公孫敖封

具鐸父襄伊倭埋皆死此賈舉乃莊公嬖臣非侍人賈舉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

為公所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

氏祝佗父亦嬖臣高唐有別廟往祭之弁祭服也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

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蒯亦嬖臣監取魚之官崔子殺馮蔑於平陰蔑為平

公外嬖也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之臣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

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

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亡之謂以公義死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門啟而不

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

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舍置也

孫應鱉曰晏
子不避君難
忠天以崔子
之大惡而猶
知舍晏子以
從民望

養培社稷

晏子數語可
為處變從君
之斷案

必殺之

齊

太史書崔杼弑君

還齊之群公子也納宣伯之女於靈公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成十六年奔齊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慶克子盟國人於太

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

穆文熙曰晉有董狐齊有太史直筆鉄鉞凜七千載

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太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閻丘嬰申鮮虞來奔

汪道昆曰序南能品含布字法

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

近臣縛直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

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

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弇於檢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

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

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

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杼死崔明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

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先夫之子。與東郭偃相

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

老於崔。濟南有崔氏城。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

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

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癸普結反。盧蒲癸曰彼君

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

公。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復告。慶封曰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

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

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

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徒其眾居短垣內以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

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癸為崔子御。

人之交平居

勿頭急則相

豈惟崔慶為

然崔薄慶厚

兩言甚不可

為訓

崔子末乃至

以令人大快

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先開

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來聘。時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其車美。孟孝伯謂穆叔曰。

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封穆叔曰。豹聞之。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美車何為。穆叔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

亦不知也。

慶封奔吳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

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

而居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

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舍慶

字子有寵妻之。子之以共。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慶典。盧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

已。欲妻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

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

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出奔。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公。兵杖。

膳日。雙鷄。卿大夫之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

穆文熙曰。服美不稱。必以終惡。兩言儘可玩味。人之不稱。豈惟一服乎。三服此語。自當令人知足。

慶封有此禽獸之行。何得

不亡。七人莊公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

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

謀。○驚音木鴨也。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

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

皮。其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衆

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盧蒲姜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姜。

曰。夫子愼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慶舍女。慶舍。○癸曰諾。

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臨祭。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盧蒲癸王

何執寢戈。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栾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

國。子尾抽椽擊扉三。椽。椽也。扉。門闔也。以椽擊扉為期。○椽音角。盧蒲癸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椽動

於薨。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七。耕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慶

封遂未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

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

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

侯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

嬰之智若此所以終免於禍

穆文熙曰雍糾之妻為父以夫虛蒲癸王妻為夫殺

父兩事不同於理於情均為大乖夫但可勿告婦但可勿知而已

擬孫謂善人
淫人數語可
謂至理晏子
辭邑正有見
此

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

四年殺慶封傳
殲子替反

晏子辭邑

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也反還與晏子却殿其鄙六十以却殿齊別都

汪道昆曰議
論妙品章法
句法

六十邑典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

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却

足欲字甚可
玩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却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

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

嫫於北竟也釋放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赦孫穆子

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

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之臣曰

與我其珙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

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更殯之於以其棺尸崔杼

於市崔氏殺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國人猶知之皆

曰崔子也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願事君朝

汗道此辭太議論妙品

夕不倦將奉楨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

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

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

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也遺餘若而人言如常人而辱

使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佹

儷在練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貶其

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晏子受

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

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

齊將為陳氏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

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

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鐘六斛陳氏三量皆登

一焉鐘乃大夫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

斗釜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山木如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國之諸市屢
賤踊貴。踊則足者屢言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
之聲謂陳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
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
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反。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
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音覲，路家也。而女富溢尤。女嬖寵
穉文熙曰：二子各言本國之亂而竟不言其濟亂之術，豈其時勢至此有不可為乎？抑二子未深為政之

權自不得不付之空談也乎

聞公命如逃寇，讎藥卻胥原，狐續慶伯路，在阜隸。姓
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

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晏子曰：子將若

何？問此何以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

許乙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

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

晏子復還舊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孫應鰲曰晏音
子辭宅而對凱
孝不忘親諫
不忘君

可以居。○湫下隘小。豎聲塵土。湫子小反。徐音秋。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敢煩里旅。○勞衆也。不敢。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

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

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景公為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

後文熙曰：君
更宅而已毀

之及其里人
於人情似涉
太矯然必如
此乃為晏子
此亦與辭邑
事相表裏

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辭。新宅。

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則

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諛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

禮。○去檢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

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言齊

賢臣懷憂且
言陳氏之與

子雅復放盧蒲癸

齊侯田於菖。○菖齊東。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汪道昆曰：設
論具品

三傳少平卷十

齊

種種余奚能為言衰老不能復為害○斃普結反

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

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恐其復作亂

陳鮑逐欒高氏

齊惠欒高氏皆者酒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

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及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則亦授

桑旄即子雅之子子旗高旗即子尾之子子良

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

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

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欲以公自

助輔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差初

賣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

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

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鉞扶眉反又音平五月庚辰戰於稷稷祀後欒

率率戰也

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

門樂施高彊未奔高彊不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也蘊畜也孽妖害也蘊紆粉反姑

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莒齊

邑○長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履私具不而反棘焉棘子山子商

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

更與之濟南於陵及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筆而

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

稭文熙曰桓子既不自利又能利人返諸公子而益其祿分之邑何其宏施也所以竟能有齊

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

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

以致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穆孟姬為之請高

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

齊師入莒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娶婦寡婦為及老託

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紡纆以度城而藏之以及

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焉子占使師夜

緹而登綠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

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

大在

晏子請不誅祝史

齊侯疥遂疢疢音占。疢瘡疾。期而不瘳諸侯之實問疾者

多在齊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娶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

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國史噐以

辭賓欲殺噐固以辭謝來問。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

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汪道昆曰。論具品有德之君以下章法。此與魯人焚社巫止旱同。可嘆之甚。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

無怨史無求於鬼神。屈居勿反。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楚王。魚據反。五君文襄靈代成景。

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遠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頗普何反。辟匹亦反。從子用反。

孫應鰲曰。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正欲公之發問以卒之也。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

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虎辭以是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

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

穆文熙曰。歷史所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菴蒲。舟鮫守之。藪之

新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以虞候

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崔音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

之秋

暴征其私。介隔也。直近國邪之閑。言邊鄙承嗣大夫

強易其賄。承嗣大夫貨世位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

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民人苦病。夫婦皆詛

祝有益也。詛亦有擄。聊攝以東。聊攝齊西姑尤以西

東界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閑去禁。薄斂已責。除浦責。

晏子論和同之異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

孫應鑿曰。此可以垂戒於後世之不求治始氏而求治於神者。

稷文熙曰景公以相狗為和晏子以相濟為和五味五聲取譬焉謂精切

過市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煨也。夫音扶宰夫和燂章善反然也。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齊益也洩滅也。齊才細反又如字。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所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醲無言時靡有爭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聲亦如味。一氣氣項

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

以二體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器五聲商角徵六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為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義取心平則德音無

觀同之不可即知相濟為和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稷文熙曰晏子論死生相

代曉然尼使
千古之感秦
皇漢武當時
何不聞此語
也

氏始居此地夾鳩氏少皞也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

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

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

所願也齊侯其於所樂志於不死

晏子不禳彗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齊侯使禳之祭以禳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天道不謫也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

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八

諛音叨
汪道此曰議
論具品
禳文熙曰晏
子不禳彗星

心翼翼昭事上帝幸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王德不違天以故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

德田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晏子論禮可以為國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

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

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

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千古定
然高宗倫
倪而祥桑枯
宋景公三言
感退舍則
附省之功不
可少也何晏
子不以此告
景公也
標應熬曰晏
子之言景公
几先善之而
卒不聞其行
也悲夫
撰文熙曰陳
氏之強晏子
在當時亦明

言之何景公不
悟而竟為所
代乎禮可已
亂千古至言
自語不能安
子其知景公
何哉

真氏曰方田
氏之初不過以
小惠市於國
人而已使景
公用晏子之
言脩明君臣
上下之禮使
惠施出於上
而下不得私
利權歸於上
而下不得擅
則大分明而

人心一雖百
田氏其能竊
國乎景公乃
善之而不能
用且厚歛為
是驅其人而
歸之也

穆文熙曰陳
乞往來反問
大似兵法人
亦須善用之
不然諱口交
關此青蠅之
詩所由刺也
禍謂利作禍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
說之心欲歌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
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守常業。賈音古。士不濫，官不滯。滯慢也。職不失。
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又奚與
天地並。

陳乞謀去高國

景公命高國立荼寘辟公子於
萊故陳乞欲害二子故先為事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每朝必駢乘馬所從。
諸大夫。言其罪過乘去聲後同。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偃蹇驕敖
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起呂反。下同。及
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
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以安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盍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
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圍孫

昭子惠子即高國

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高張。晏

圍弦施。來奔。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悼公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

子鉏在魯南郭。且于餘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

獻此。請與子乘之。載以試馬為辭。上乘繩證反。

萊門而告之。故。魯郭也。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

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士陽生。子簡公。

汪道昆曰。序事能品。若我可不。必亡。大夫以下章法。

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

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

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

官。差所宜反。點音沾。又如字。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

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

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

頓地。故折其齒。折之舌反。悼公稽首。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

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

穆文熙曰陽生氣平而語和不至激而為亂所以能齊國鮑子開言受盟亦可謂有倉卒應變之才奈何他日又諷動群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曰微子賴齊邑安號也。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射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言失。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不立君如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典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而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上舉。巨囊至中雷。開之則闔然。公之子陽生也。諸

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陳成子殺闕止。執簡公。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頤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曰。陳闕不可立也。君其擇焉。擇人。弗聽。子我夕事。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一。人。遂執以入。至執逆。陳氏方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入。酒肉饗守。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

大夫不得已
皆逡巡北面
再拜稽首而
君之自是往
殺荼

穆文熙曰公
孫言陳豹上
倮望視者見
其形貌詭險
非端人也然
子我欲盡去
陳氏而立豹
事必不行事
不行而豹恐
禍將及已欲
其不告得乎
此亦未必為

豹之過也上
倮望視何與
哉

將出出奔也

此時无陳逆
抽劍劫止則
恒亦出奔矣
可恨哉

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

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倮有背倮又上聲倮力主反望視目望事君

子必得志得君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詐恐多故緩

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

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何

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

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八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出逆

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友閉侍人禦之侍子我子行殺侍

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

戈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言將為成子出舍於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

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誰非陳宗言

氏宗族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乃

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皆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

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

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

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

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甲午陳恒弑其君於舒州

左傳鈔評卷十

